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several tall palm trees in silhouette against a light, textured background. The trees are positioned vertically, with their fronds reaching towards the top of the frame.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minimalist and artistic.

羊骚与猴骚

陈思和随笔集

羊骚与猴骚

陈思和随笔集

(沪)新登字 101 号

责任编辑 张 珏
封面装帧 范一辛

羊 骚 与 猴 骚

陈思和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54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092 1/32 印张 12.75 插页 4 字数 276,000

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,000

ISBN7-203-01711-5/I·26

定价 14.30 元

自序

去年年初，也是羊年将近之际，有朋友来电约稿，说台湾有家报纸想找几个大陆作家写写“猴年说猴”的文章，那时正天寒，气干燥，易生火。信笔涂鸦，写了千把字的短文，现录如下：

云生兄来电，嘱我写些关于猴年的事情，或者说说猴子也无妨。猴年说猴，本来是顺理成章的题目，于是就随口应承下来了，可是待到冬夜漫漫，独坐在北窗前听着外面呜呜的风啸，觉得脑里被风扫过一遍似的，只留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。这才感到了笔的份量。

猴年的事情现在要写似乎太渺然，至于猴子，当然是见过的，但总与鸡鸭狗猫不同。那些畜牲本属家养，俯首低耳也看得眼顺，但猴就不同，在城里能看到猴子的地方只有两处，一处是在马路上，时常有些山东大汉牵着一只神色惶惶的猴子，破锣破鼓地玩把戏，那猴子身上披了一块红布算是衣服，一边翻筋斗，一边瞅着卖艺人手上的棍棒，活活的一副奴相。还有一处是在动物园里，猴子住的地方自然是宽敞了一些，有山石，有秋千，俨然也是一个王国，但那些猴山居民们，莫不是灰灰的，懒懒的，躺在太阳底下找虱子，对游客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神态，完全失去了齐天大圣在花果山上的精神。只有当游客为了取乐抛下一粒糖时，才会稍稍跳跃一些，——活活的仍是一副

奴相。偶尔去看看，也觉得伤心。因此回忆起来，无论是马路上的猴还是动物园里的猴，最深的印象不是它们的活泼生机，倒是它们身上发出的那股无时不有的令人难闻的骚臭。

在早一年的时候，曾想写一篇关于羊的短文，那时也想到了羊骚的问题，据说吃羊肉的人身上会有一股羊骚味。但猴肉不能食用，所以猴骚于人无害。对于城里的猴族移民来说，唯有这股骚味还保留着一种原始的野趣，证明它们曾经有过的自由自在，生生不息的生命方式。

《西游记》里写孙猴子大闹天宫，后来遇上了西天如来，他们相约，若猴子一个筋斗翻出如来手掌，那玉皇大帝就得让位。结果猴子一连翻了许多筋斗，到了一个去处，忽见天地间有五根肉柱，撑着一股青气。猴子以为到了天的尽头，于是在中间一根柱子上写下“齐天大圣，到此一游”八个字，又怕回去如来赖帐，特地在柱根下撒了一泡猴尿。后来，猴子还是被如来压到五行山底去了。但是在如来手指根上的那股猴尿的骚味呢？怕也不容易洗去吧。

或许猴的骚味是唯一没有被压到五行山底修炼过，所以它是自由的。若在猴年里总得说几句猴的好话，那么，我愿意赞美那猴骚。

文章写好后寄去，却不见用，后来问那位约稿的朋友，也支吾不得要领。不过想来，文章的格调与闹闹猛猛的过年气氛不合，难怪人家。不久，有朋友在海南某报兼点差，也来信约稿，于是又将这篇《猴骚》抄了一遍寄去，不料还是无回音，再问之，回答仍不得要领。由此看来，孙行者给如来佛手掌中间留下的这泡骚味，哪一家炎黄子孙都不欢迎。这是没有法

子的事情。

我仍喜欢这篇小东西，尽管时过境迁，当时写作的心境如今已不可追寻，但偶尔翻翻早两年写下的一些文字，多少都有这股骚味。所以这回编羊年和猴年的文集，毅然采用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名字。这倒不仅仅是因为羊与猴身上都带有这股“骚”，这个字本来就有多种解释。第一种是骚通“臊”，郭璞注《山海经》“食之不骄”句曰：“或作骚，臭也”。今谓狐骚、羊骚、猴骚，都属此解。第二种是骚的本义，即骚动、骚乱之意。但现代人对这“骚动”的用法，更多的是指人的内心惶惶不安貌。第三种是从屈原《离骚》中引申出来，又分作二层，一层是由内容派生，“离骚者，犹离忧也”，也就是“牢骚”的意思；另一层由形式派生，所谓“风骚”、“骚人”云云，转而喻“诗”或“文采”。当然，如果再引申下去，这个字还有更多的解释。现粗粗列上几种，除了“风骚”一词略有自我抬高之嫌外，其余几种释义都适用于本书书名，这要看读者如何理解了。

与前两年编年体文集一样，这一本虽冠之羊猴两年的文集，所收的文章，却不以这两年时间为限，也非搜这两年的文章之全。这次我有意不收几篇文字较长的学术论文，为的是让书的内容与形式相对整齐些，所以又加了一个副题，曰“随笔”。倒并非是这年头随笔见俏，故而学东施之效，实在是自己喜欢这种散散漫漫的文体，其中道理，以前在《马蹄声声碎》的序里也讲过，不必重复。前些天读到一篇文章，大致的意思是说周作人的散文写得杂驳随意，而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从选题到内容都曾刻意布局，写得整齐，所以一般读者喜欢读梁的散文，但比较下来到底还是周的散文更大气，更耐读些。因为手头没有原文，不知有没有曲解了这篇文章的意

思，不过此论真是深得我心。检点近几年的文字，对散漫性甚是迷恋，读书更毫无计划，拿到一本，喜欢了就读下去，不喜欢就放下，读后有了兴趣，就随便写下一点文字，寄出去换些稿酬回来，没了兴致，也就放笔不写下去，免得与自己为难。所以几年来，写作计划一再流产，只留下一些随笔、杂感而已。即便是留下的随笔中，也有不少断尾蜻蜓似的，譬如关于鲁迅骂人的一组，本来想好写八篇，计谈梁实秋、王平陵、章士钊、成仿吾、周扬、徐懋庸，以及新月派和现代评论派，想探讨一下鲁迅为什么骂人以及中国文人性格中的缺陷。结果才写了二篇，风气忽然大变，原来的心情不知不觉消失了，再也写不出那样曲里拐弯，自以为得计的文字，于是这组系列也就中断。本来我在《自己的书架》专栏里发的文章，也没有什么计划，想到什么写什么，不过都是以读书随笔为主。这次编文集时，我原打算挑出一些可以让人读读的，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出，让人能更了解我的写作与“此时此地”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。但选好以后，编排了几次，终还觉得内容太杂乱，我毕竟缺少周作人那样的大气，结果还是把它们重新分成三类，按内容与体裁来排列。这样，于读者可能会好读些，于我，则失去了一次表现自我的机会。

《自己的书架》里的文字，始写于蛇年下半年。当时受风气影响，觉得现代文人的高谈阔论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，倒不如静下心来读些书再说。于是胡乱地读，随意地写，拉拉扯扯写了百来十篇，谈的都是自己书架上的书。一部分谈外国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随笔发表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副刊上，一部分谈台港文学的随笔发表在上海《文学角》杂志上，后来《文学角》改刊了，又在国内其他一些报刊上继续发这一类的读书笔记。这一组文字，在大陆和台港都曾引起过一些读者的注

意，因为我发表时用一个笔名，结果收到好些由报社或杂志社转来的信件，写信者竟是我平时相熟的朋友，想来这也是物以类聚的缘分。现将《自己的书架》分甲、乙二集，收入谈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两部分随笔，另外还有几篇谈当代文学创作的文字都是应《文汇报》之约写的，现也收入第二辑中。这些文章加上第四辑中关于当代小说创作的一组通信，论及了“海派”文艺，新历史小说，长篇小说创作，以及关于王朔、张炜、刘震云、余华、沈乔生等人的创作，对近两年文坛上的创作现象多少是作了一些反应。第三辑“海外文谈”收入了《自己的书架》中关于台港文学的一部分随笔，所谈论的台港作家，大约都不是时下台港文学研究中的热门人物，且不说王尚义和吉铮早已不为人所知，就连王楨和去世了几个月，大陆报刊也未见披露，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，在差不多时间里自杀了的传奇人物三毛，倒是被铺天盖地地喧闹了一阵。所以，我的那十几篇随笔，都无非是想在寂寞的精神陵园中添上一二朵缩瑟的小花而已。

近年来，我还应台湾业强出版社之约参与策划过两套丛书，一套《青少年图书馆》，是以台湾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人文小丛书，另一套《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》，系统介绍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人物。此外，也为国内的几家出版社担任一些编辑工作。我对编辑出版工作一向怀有很浓的兴趣，我以为在古代社会，知识分子的价值转换渠道主要在于政治仕途，而在现代社会，知识分子将自身价值转换为社会价值，其渠道只能是出版与教育。学术、出版、教育三位一体，才能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完整人格形象。因此在编辑丛书时，多少灌注了自己的一些思想。第四辑中所收的一部分序文，大致反映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想法。

我那篇谈鲁迅骂梁实秋的短文(原文题为:《重提--桩旧公案》)在《文汇读书周报》上发表后,有读者反应说,文章写得是好的,但最后一句“梁实秋活该”最好删掉,否则让人感到作者的火气太大。不过知我脾性的朋友就说,这句话就是我的个性,要删去,换另外的人或许也能写出。我这次收集时考虑了一下,还是决定不删。我之所以喜欢随笔这种文体,就因为它比较随便自由,创作心境少受限制,有些撒野的话,放在正经的场合说出不便,在这随笔里,曲曲折折也罢,声东击西也罢,终能让人一吐而快,更何况我这些文字是在那样一种“骚”气缠身的心境里写出。当代人只能写出这个时代和人的见证,道行不深,火候不到,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。

好在羊年与猴年已过,现在正是阳春三月,垂柳见绿,窗外一条颜色发黑的苏州河支河,也似乎有了点活气,船只开始来往了,应该是有个令人快慰的好天气罢?

1993年3月8日于新亚公寓

目 录

| | |
|-----|---|
| 自 序 | 1 |
|-----|---|

第一辑：自己的书架(甲集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弁言 | 3 |
| 颤抖在时代的边缘上 | 5 |
| 吉卜林的《老虎，老虎》 | 10 |
| 戈尔丁的《蝇王》 | 13 |
| 梅特林克的《丁泰琪之死》 | 15 |
| 梅特林克的《青鸟》 | 17 |
| 显克维支的《你往何处去》 | 19 |
| 莱蒙特的《农民》 | 24 |
| 大桥的寓意 | 26 |
| ——安德里奇的《德里纳河上的桥》 | |
| 昆德拉的《不朽》 | 29 |
| 塞费尔特的《紫罗兰》 | 32 |
| 俄罗斯能不能继续存在 | 35 |
| ——蒲宁的《故乡》 | |
| 为什么流浪？ | 38 |
| ——凯鲁亚克的《在路上》 |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纳博科夫的《洛丽塔》 | 40 |
| 奥尼尔的《琼斯皇》 | 43 |
| 《大地》三部曲 | 45 |
| 弗洛伊德的书 | 49 |
| 《精神分析引论》 | 52 |
| 少女杜拉与冯小青 | 54 |
| 莫里亚克的《盘缠在一起的毒蛇》 | 57 |
| 纪德的《伪币制造者》 | 60 |
| 法朗士的《黛依丝》 | 63 |
| 萨特的《苍蝇》 | 65 |
| 卢梭的《爱弥儿》 | 67 |
| 尼采的《悲剧的诞生》 | 69 |

第二辑：自己的书架(乙集)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鲁迅的杂文 | 75 |
| 鲁迅的骂人 | 77 |
| 周作人的书 | 82 |
| 读《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》 | 85 |
| 关于周作人的书 | 91 |
| 老舍之死 | 94 |
| 巴金的全集 | 98 |
| 《随想录》的随想 | 101 |
| 凌叔华的《古韵》 | 104 |
| 王映霞的《自传》 | 106 |
| 《围城》的意象 | 108 |
| 说说鲍小姐 | 112 |
| 关于《围城》汇校本 | 115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劫后文存——贾植芳序跋集》 | 119 |
| 《岗上的世纪》 | 122 |
| 侃侃王朔 | 125 |
| 《渴望》的文化原型 | 130 |
| 《霸王别姬》与民间社会 | 134 |
| 《逍遥颂》 | 138 |
| “活见鬼”的背后 | 141 |
| ——《绿色咖啡馆》评析 | |
| 叶兆言的《夜泊秦淮》 | 144 |
| 刘玉堂的“沂蒙山系列” | 147 |
| “海派”文艺 | 155 |
| 长篇小说“长短”论 | 158 |
| ——读两年来上海地区发表的几部作品 | |
| 灯下漫笔 | 163 |
| ——关于《梅清纪念集》 | |

第三辑：隔海文谈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读台湾希代版《新世代小说大系》 | 169 |
| 王尚义和《野鸽子的黄昏》 | 202 |
| 吉铮和她的《海那边》 | 205 |
| 关于王禛和 | 213 |
| 林耀德的《恶地形》 | 221 |
| 台语散文：《陀螺人生》 | 228 |
| 龚鹏程的《我们都是稻草人》 | 231 |
| 西西的《致西绪福斯》 | 235 |
| 关于香港的两本书 | 238 |

第四辑：书简与序跋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读《第三丰碑》 | 247 |
| ——致张振华 | |
| 又见陈奂生 | 250 |
| ——致高晓声 | |
| 昨夜小楼又东风 | 258 |
| ——致沈乔生 | |
| 蜕变期的印痕 | 263 |
| ——致赵本夫 | |
| 余华小说与世纪末意识 | 270 |
| ——致林耀德 | |
| 刘震云：冬天的话题 | 279 |
| ——致张业松 | |
| 还原民间：谈张炜《九月寓言》 | 285 |
| ——致李先锋 | |
| 现代社会与读物 | 294 |
| ——兼谈梁凤仪的作品 | |
| 《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》出版缘起 | 304 |
| 《红尘孤旅》序 | 306 |
| 《傅雷传》序 | 310 |
| 巴金的文学创作道路 | 314 |
| ——《青少年巴金读本》前言 | |
| 《巴金域外小说》序 | 325 |
| 《人类童年的梦》序 | 333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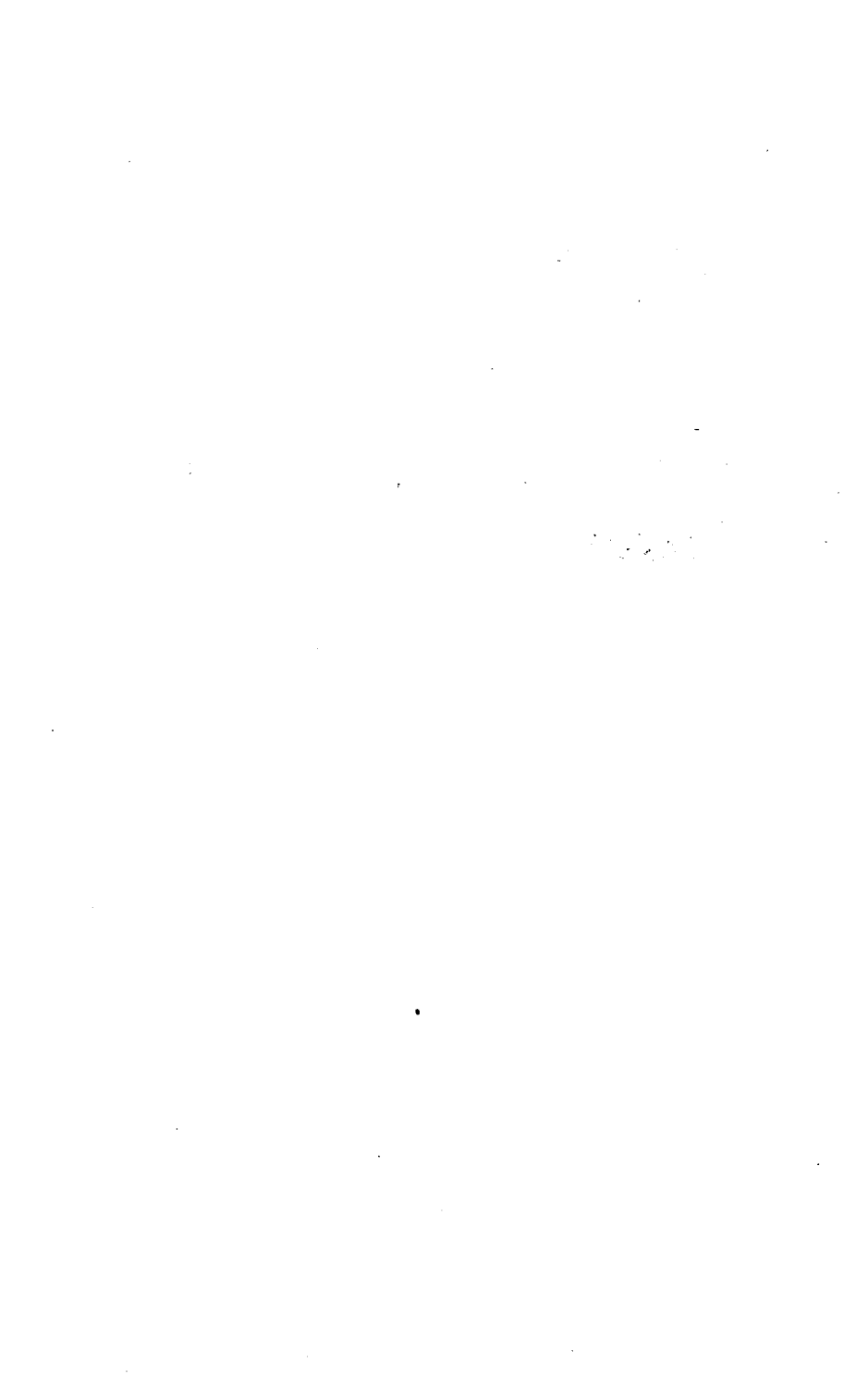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辑：人物剪影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记冰心 | 343 |
| 陈子展 | 347 |
| 许杰 | 351 |
| 施蛰存 | 355 |
| 巴金写完《随想录》以后 | 359 |
| 殊途同致终有别 | 368 |
| ——记贾芝与贾植芳先生 | |
| 永远的浪漫 | 384 |
| ——怀念吴朗西先生 | |
| | |
| 后 记 | 390 |



第一辑

自己的书架(甲)



弁 言

这几天闲在家里翻旧书，又读了一遍知堂的《闭户读书论》。闭户读书，用现在话说是关门读书，言辞中多少有激愤之意。依过去的说法，此文正是作者由“五四”骁将转向隐士的告白，向为人所诟病。现在再读才知是一起错案。知堂也算是从《新青年》时代战过来的人，二十年代，他一方面与《现代评论》战，与章氏《甲寅》战，与段琪瑞执政府战勇猛不逊其兄；那一个时期所撰写的杂论联句，放在今天读仍让人感动。另一方面他提倡美文，创作小品，为中国现代知性散文的发展开拓一条道路，功不可没。只是到了写那篇短论的1928年初，国共突然分裂，北伐局势骤变，正如文中所谓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已百年身。知堂作为一介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，要挽狂澜于既倒谈何容易，但洁身自好还是做得到的，闭户读书以苟全性命，倒不失为一个妥当的办法。

灾难深重的时代，玩物丧志是受人指责的。玩麻将，玩桑那浴，固可称其为丧志，但玩读书是否也会丧志？聪慧博学如知堂者，起始倡闭门读书自然含有愤世嫉俗的意思，但久而久之，书读愈多，知性愈高，悟性愈强，也愈于现实鸡狗之事漠然。结果弄得闭户不是为了读书，读书倒是为了闭户，岂不谬哉。我想知堂一定是读犹太、希腊等古文化方面的书籍读多了，深深了解这些民族或亡或衰，其文化精神却非但不死，反而遍及了全欧甚至世界的道理，于是才把国家命运看得淡，